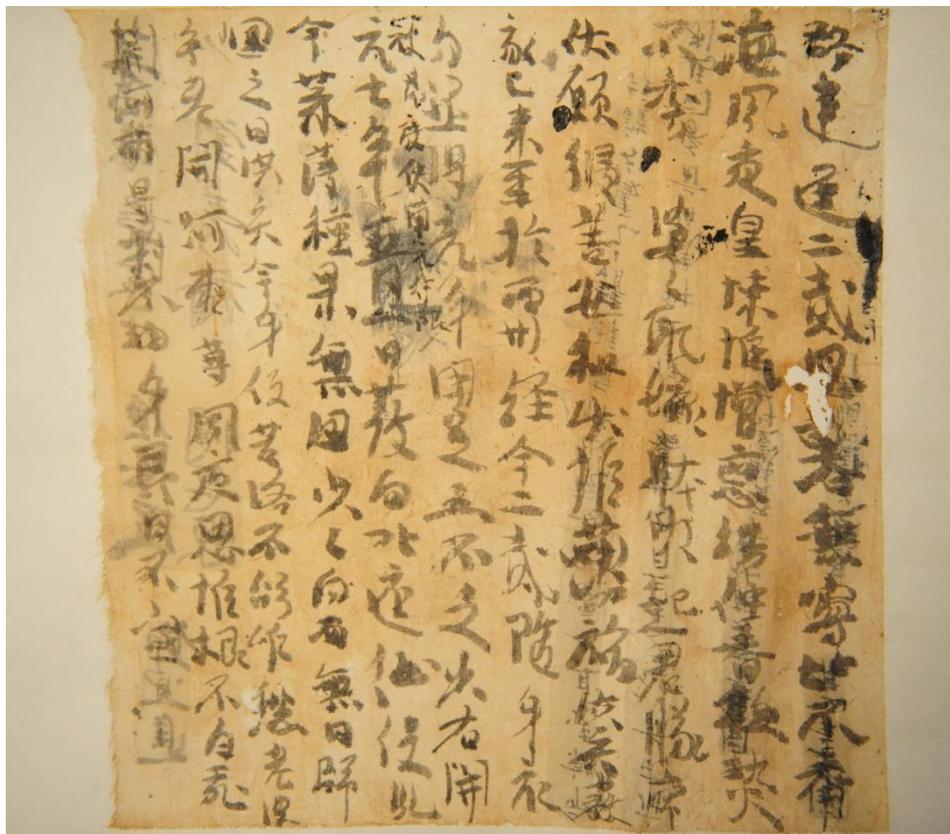


## 唐代信札《洪奕家书》



洪奕家书 唐代开元七年（719）阿斯塔纳墓地出土

现藏吐鲁番地区博物馆的此件文书，2004年出土于新疆阿斯塔那396号唐墓，双面书写，正面为官文书，背面为家书，因写信人自称“洪奕”，定名《洪奕家书》。

从家书内容看，洪奕为唐代西北边塞士兵，离家到西州（今吐鲁番）已两年，思乡心切，写信问候家中爹娘。唐开元七年（719），在东突厥复兴并觊觎西域的大背景下，已服役两年的洪奕被安西节度使汤嘉惠检点征发北庭，深感归期遥遥，担心老死异域，心中悲苦，愁思无限。

家书释录如下：

启：违径二贰（载），思暮（慕）无宁，比不奉海（海），夙夜皇（惶）悚，惟增恋结。仲春顿热，不审婆口耶娘体内，起君（居）胜常，伏愿侵（寝）善（膳）安和，伏惟万福。洪奕发家已来，至于西州，经今二贰（载），随身衣勿（物），并得充身用足，亦不乏少。右（又）被节度使简充行，限开元七年五月一日发向北庭征役，儿今叶（业）薄，种果无因。少口向

西，无日归回之日，洪奕今身役苦，终不辞，唯愁老彼。今者关河两碍，夙夜思惟，根（恨）不自死。关河两碍，制不由身，即日不宣。

洪奕家书保存完好，格式、内容较完整，信中时间、地点、人物活动清楚，语言口语化，感情色彩浓厚。家书也透露出开元时期一些西域史事及戍边将士的情况。

唐初，唐王朝主要依靠行军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。这种行军的主力是通过临时征发的兵募而来，而兵募是以州为单位编入行军，开赴服役地点的。这种行军能迅速组合攻伐，一旦进军成功，除留部分兵力用于镇守外，旋即退军并解散行军。随着唐代的军事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，临时出征的行军变为长期屯边的镇兵。洪奕所在的开元初年正处于这一过渡时期，他即是以镇兵的身份来到西州进行征戍镇防。文书中提到的洪奕本人的生活状态诸如归家无期、兵役繁重，思乡情浓等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戍边士兵的生活状况。

家书中还提到，洪奕本人将于开元七年五月一日发向北庭。北庭处天山北麓，属于诸突厥游牧部落的活动范围，随着西突厥部的衰落及突骑施等异姓部落的兴起，北庭地区的防务愈显重要。唐开元六年下诏讨伐突厥，至开元八年秋突厥攻打北庭附近的拔悉密，北庭一直处于警备状态。文书中提到的调西州兵到北庭，应是为了应对东突厥对北庭的进攻。